

知己挚友和夫妇

黄宗智

在我们大家认识的夫妇朋友中，有多少对能算得上是知己挚友的结合？我们之中可能有人会希望自己的爱人乃是这样的一位知己，但实际上大多数人不会是如此。

一般的夫妇可能要么在精神与/或肉体层面相互吸引，或性情上相互比较搭配，或者仅基于其他比较实在的考量而结合，但一般来说，真正基于英语所谓的“灵魂伴侣”（soul mate）似的结合可以说是比较罕见的，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如此。

中国“得一知己、死亦瞑目”的谚语比较精准地说明了此点。实际上，中文“知己”一词主要仅适用于男士朋友而不是男女关系。固然，也有“红颜知己”的说法，但那是被视作比男士间的知己关系还要罕见得多的关系。

英语世界被读者广泛阅读的著作中基本没有真正相当于中文“知己”的用词。固然，我们可以举出譬如“三剑客”（the three musketeers）那样的例子，可能算是比较接近中国文化中结义挚友的印象。但它并不具有中国《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那种近乎刻进每个男孩童年心底的精神内核——“不求同年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式的超越世俗现实的结拜兄弟与生死之交的建构和理念。

英语文化中“三剑客”间的关系，实际上和中国男孩儿从小就十分熟悉的《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和张飞，以及《水浒传》中的 108 位英雄（包括孙二娘、顾大嫂和扈三娘三位女侠）间的那种义气关系相去甚远。《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中的结义兄弟间的“义气”对中国人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三剑客》中那种类似结拜兄弟感情对英语儿童的影响。前者是一种超越世俗的，近乎永恒的、乃至近乎神化的想象。当然也包括中文谚

语中的人生“得一知己、死亦瞑目”所表明的基本精神和想法。它不像西方文化中那样，说到底仅是一种基于世俗世界实际中的构想，基本不带有中文那样的超越世俗想象。有的话，也仅限于童年。正是超世俗的想象给予了它在中国的生活和文化中远远高于《三剑客》在西方那样的影响。

那样超越世俗友谊和兄弟关系的想象赋予了中国的“义气”建构在真实世界中深层和巨大的影响。作为一名从小（七八岁以后）便和众多中国男孩那样一再重复阅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还更广泛地看了诸如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和郑证因的《鹰爪王》等许许多多武侠小说，而后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等，另外还包括中译的西方《三剑客》等故事的读者，我可以没有保留地说，中国小说里那种超越世俗的“义气”理念深深扎根于我的心底，而《三剑客》等则不过是一次性的好故事的兴趣阅读，不带有同等的理想和深层的影响。

固然，两者间的主要不同是，一个关乎中国，一个则关乎外国。但更关键的是，前者进入了不仅我的大脑，也进入了我的心底、“灵魂”。对我来说，它不仅仅是故事，更是历史与人生的愿望和实际，后者则仅是故事。

起码部分由于那些童年时期阅读的著作，成年的我在心底里一直带有一种期望——自己的妻子将不仅是配偶，而更是一位志同道合的知己，即英语中的“灵魂伴侣”（soul mate）。应该说明，英语中的“灵魂伴侣”并不意味着是和自己完全相似的人，在我心目中更是像阴阳那样的相异而又互补合一。

固然，有的“灵魂伴侣”可能会是像双胞胎那样的相同的结合，但更多的则是像阴阳不同的二元合一。也许，相异但互补的结合要比相似的结合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起码在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中如此。

我们大多数人，尤其是生活在中国之外的人，在一生之中实际上多不会结交上什么灵魂伴侣。真遇到的话，乃是应该谢天谢地的事。这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具有什么超常智慧，而更多会是源自简单的偶然或命运。无论如何，一生的“灵魂伴侣”知己在真实世界中无疑乃是比较罕见的，是例外而非常态，多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中西文化间的一个重要差别也许是，在中国的儿童心目中，知己挚友似的“灵魂伴侣”或愿想要比在西方文化中普遍得多、深得多。

中文的“知己”挚友的构想在中国的文化中占据的位置要远超过“灵魂伴侣”在英语文化中的位置。可以说，几乎每一个中国男孩儿都会通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而深受到其影响。这方面，与英文世界《三剑客》对西方男孩的影响实在不可同日而言。刘、关、张结义和水浒 108 好汉间“义薄云天”那样的交情和用词在西方相对罕见，但它可以说是个深深扎根于近乎每个中国男孩儿心底中的愿想。至于男女和夫妇之间的义气，无论在中西方都相对罕见。

无疑的是，在中国的思维中，“知己”和“义气”所占的位置要远比西方重要得多。西方没有同等的、如此深层广泛文化影响的实例。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伴之而来的中国文化所给予“义气”的重视和崇高地位。可以说，这种情感追求深深扎根于近乎所有中国男孩儿的心底中。英语小说则没有那样真正渗透大众人心并具有同等广泛和深层影响力的传统。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化环境中，探寻人生中的“知己”的愿望和冲动要比在西方远远强烈和普遍得多。中国人相当广泛带有如此的心愿，而在西方，那种心愿即便是有，也多仅限于童年，鲜有成年后还认真追求、探寻“知己挚友”的人。至于男女夫妇间，当然更加如此。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中西文化间的一个重要不同。